

雨夜访户

徐焱

傍晚七点,天空染上了暗影,雨浙浙沥沥没有要停下的迹象,我们按约定时间在单位集合,驱车前往调查村访户。

七点一刻,我们便到了村委会,调研员杨大哥撑着伞在村委办公楼下等着我们。“杨哥,最近村里忙不忙?”“挺忙,最近一直在做土地确权,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不一样,比较繁琐,刚回家吃了口饭,我前脚刚到你们后脚就来了。”

从村委门口出来,沿着路边走,说着话的功夫,我们就到了杨姐的彩票站,因为彩票站的工作性质,她基本全天都在店里。“杨姐,最近买卖怎么样?出大奖了吗?”杨姐扶了扶眼镜,把顾客写的号码打出来,开始说道:“大奖哪有那么好中,这阵子还行,出来遛食的人

多了,比上个月强点。”我看了数据监测台账后,抬头问:“孙哥最近的交通经营支出挺多啊,比上两个月的多不少呢。”杨姐道:“最近跑的多了些,我听说他又换了四条轮胎呢。”“噢,这样啊。”我又看了看杨姐的记账情况,提醒她不要漏记彩票站经营用的水电费,然后起身告辞。

从彩票站出来后,杨大哥说:“咱们去老张家,他这时候下班吃完饭了。”

走过幼儿园,再往前几十米就是张叔家了。我们刚到门口,就听见大黄狗的叫声,张叔赶忙出来:“这么快就到了,来,快进来。”大黄狗被张叔挡在身后,我们趁机进入屋内。一进客厅,王婶就把洗好的葡萄和苹果端了出来,我们连连摆手推辞,“我们过来简单问问情况,别麻烦了。”张叔拖了个马扎坐下说:“听说你们要来,你王婶一早就去买了水果,快尝尝甜不甜。”我拿出张叔

记账的手机查看,“张叔,你这个月在外吃饭很多啊,基本每天都有一次呢。”“对,最近厂子订单多,中午忙得顾不上回家吃饭,随便在外面吃点。”王婶随着说道:“中午我都是自己吃,他回来得提前说,要不没他的饭吃。”我们听后都笑了,“中午吃饭回来得提前打报告啊。”我们嘱咐王婶的退休金不要记错人码,接着准备前往下户。

杨大哥走在前面说道:“老周住了一个星期院,前两天刚回来,咱再去这一户看看。”从小卖部出来一拐弯往前十几米我们便到了刘大娘家。刘大娘给我们开门,客厅里,周大爷正坐在板凳上摆弄着他的虎皮兰,“哎呀小徐,你们来了,快进来坐。”“周大爷,听说您前段时间身体不舒服,我们过来看看您,最近怎么样?”周大爷缓缓起身,慢步过来道:“好多了,我这老毛病了,每年都得去医院住一段时间。”刘大娘在

一旁埋怨道:“整天吆喝着头晕,就是忘不了他的那些花,一坐下就挪不开。”周大爷朝她哈哈一笑。我们拿出核实清单,询问在医院期间的花销和报销医疗费情况,在调查户台账标注在家居住时间本季度有变动,注意本月有医疗费。我们临走时叮嘱:“周大爷您保重身体,要适当运动,不要久坐。”老两口把我们送到门口,周大爷笑呵呵地说:“谢谢,你们这么晚了还出来工作,真不容易啊。”我们连忙摆手,“千万别这么说,这是应该做的,我们还怕这么晚打扰您休息呢,外面冷,您快回吧。”

出门后雨渐渐停了,我们在乡间小道上并排走着,雨后的夜里有些凉爽,身上的衬衫略显单薄。杨大哥说着最近的记账情况,我们热烈地讨论起容易出错的记账品名问题,继续走向巷子里的下一个拐角。

霞光里的老家

臧高峰

在胶东半岛蜿蜒迂回、脉脉相连的群山里面,有一座生长于霞光里的美丽小城——栖霞。那里有我的老家。

每年谷雨前后,我都会回去一趟。那时,和煦的南风刚刚唤醒沉睡的泥土,灿烂的阳光在粼粼的湖面闪耀,细密的春雨已将农人的心事通通浸透。新闻联播还未结束,老屋的土炕上的我便已酣然入睡,顾不得窗外的月明如昼、麦花胜雪。这世上无数地方中,只有老家能让我睡得如此深沉和安宁了吧。

老家的门前,有一道绵延起伏却又不甚很高的山岭,春来葱郁,秋至丰盈,那是我儿时的乐园。然而这道不起眼的山岭却成了两侧河川命运走向的界岭:一条向北,奔至北海;一道往南,流向南洋。在老家人语汇里,北面的当然叫北海(渤海),往南的自然叫南洋(黄海)了。

在老家,鸟鸣是天然的闹钟,随时四时变换,绝不重样儿。轻声呢喃的是燕子,高亢急促的是杜鹃,叽叽喳喳的是山喜鹊,低沉粗壮的是花蒲扇。花蒲扇学名叫戴胜,头上顶着角状的羽冠,无论是走路,还是唱歌,都会一点一点地,很有节奏。

老家的山上野花也很多,每年清明开始,便依次开放,直到深秋十月。蓝牵牛、红石竹、粉蜀葵、紫包袱、白水英,还有那深秋时节黄里闪光的野山菊、金佛草。花开三季,漫山遍野,如海又如潮。尤其是五月,苹果和刺槐花开的时候,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,一鼻子满口腔的都是甜。这时候,站在老家的院子里,就仿佛站在了整个春天的中心,深吸一口,如饮甘露。

老家的日子像河水,缓缓流,静静淌,恬淡悠长。这里的先民是古东莱人,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”,至今还有很多村落仍然沿着这样的生活情态。傍晚的时候,太阳落山,红霞满天,袅袅升起的炊烟带着柴火和油烟的味道。远山苍茫,河水潺潺,鸡犬声中牛羊徐徐入圈,窗户次第亮起明媚的灯盏,这是一天中最温存的时刻。

要说四季,我对夏天最钟情;要说一天,我对傍晚最痴迷。我时常想象自己还是一个孩子,赤脚奔跑在老家的山坡上、田野里,洒下一路的欢声笑语、呼闹啼哭;或者是一个绝顶厉害的画师,天空作布,清风作笔,叫不上名来的浆果捣烂了汁水权作颜料,一笔笔画下那些曾经鲜活的场景。

初夏的早晨,阡陌交错,清风徐徐,路畔小屋的窗间,向日葵开得正盛;金色的阳光轻吻着沾满泥土的农具,梯田里的新禾向着山谷招手,抖落了一身的露水;村前的老黄牛,张着大大的嘴巴,仍然念念不忘上个世纪青草的味道;而一声布谷鸟的啼叫则唤醒了整个沉睡的山野。

盛夏的向晚,透明的河水轻拍着河床上的卵石,锦槐叶子草窠悄悄收藏了晚归的鸟群;一只步履蹒跚的刺猬悠闲地爬过石板铺就的街道,钻进晒了一整天的草垛,促织们渐次响起的歌声也终于盖过了那有气无力的蝉鸣;一条开始褪毛的老黄狗安详地蹲坐在暮色里,温情的晚风轻拂着它长长的鬃毛;农家的小院里,早就摆好了碗筷和木凳,远处的山路上走来抽着烟寒暄的男人……

我曾热烈地爱过一位姑娘,也曾不止一次地跟她说起我的老家。我给她讲我顽劣不羁的童年,讲那些红蓝铅笔写不完的自然笔记,讲驮着黄金的野山菊如何一夜之间爬满深秋的山野;我也给她讲“丹霞流岩、照耀城头”的由来,讲艾山的雄、牙山的险、方山的奇、崮山的秀,讲长春子万里赴诏、一言止杀的悲悯,牟墨林耕读传家、富甲一方的传奇。从我这里,她知道了十八盘的山水冽,占瞳的樱桃甜,知道蚕山的石头可以吃,艾山的温泉能煮蛋。可惜我们终未能期山盼水、互为世界,她说我爱我的老家胜过爱她。

而今的我,只求能做一颗静绝清绝的石头,静躺在老屋旁边的青草丛中,侧耳细听那些从梧桐细雨、遥遥阡陌传来的声音;或是做一棵扎根乡土的苦楝,沐八方风雨,浴四季霞光,面朝未来肆意生长。如此,那将是对我最深的褒奖。

所有的云霞都已上路,所有的色彩都已盛开,群山回响,所有年轻时的呼喊也都有了震耳欲聋的应答。时光依依,白驹过隙,而我走不出的,永远是这乡土的情怀,老家的味道。

田野的账本

罗海燕

春风轻拂过,万物复苏时,
我手握问卷,步入这片绿意。
田间的老农,牛背上的希望,
一笔一画,记录着春的誓言。

麦苗破土,稻种入泥,
我在这绿波中,细数着生机。
每一粒种子,都是未来的承诺,
在泥土的怀抱中,静待时光的见证。

调查的脚步,穿梭在阡陌之间,
我倾听着,大地的心跳,农人的心声。
他们的话语,是最真实的数据,
在这片土地上,编织着丰收的梦。

春日的田野,是希望的海洋,
我在这里,用数字描绘着未来。
每一串数字,都是辛勤的见证,
在这个季节里,我们共同书写着希望。

春耕备耕,是岁岁年年的开始,
我在这片田野,谱写着生活的诗篇。
当秋风起时,愿这些数字,
化作金黄的稻穗,硕果累累的答卷。

山桃花下

魏叶摄



这样的日子

郭延环

岁月如潮,四季如歌。南方的春天已经是花团锦簇、绿意盎然的模样。而春寒料峭,雪花飞扬即是青藏高原春天的常态了。

月初,应几位文友相约去海拔较低的黄河边踏青。说是踏青,但时令尚早,因今年春季气温陡然下降,黄河水源周边农田的冬小麦干巴巴的,好像在沉睡中还未苏醒过来。但是文友们经验丰富,就在这荒凉的田间地头带领我欣赏一种叫阿拉伯婆婆纳的小野花。

在这凛冽的早春,高原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,但阿拉伯婆婆纳却在这寒风里傲然盛开,虽然不多,几朵,几片的开着,但很清秀的样子。感叹生命的神奇与美好。万物在寒冬里凋零,又在新春里萌发。澄澈着生命,丰盈着生活。

对我个人来说,人到中年,目标和志向已没有什么改变。现在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,关注柴米油盐,更关注内心的需求,安宁与平和。

但我也同样热爱生活。每逢搞调查的日子,我除了认真干好工作之外,最多的就是留意街道两旁

绿化带上的树木、花草,找寻春天的足迹。到了三月中旬,天气一日日变暖,走在路上的感觉,也越来越舒服,惬意。蛰伏了许久的生命,都开始散发着无穷的魅力。柳枝越来越柔软,一天一个样。我欣喜地发现国道北朝阳的一棵大柳树已经发出嫩绿的芽苞。春天的画卷就在此刻缓缓展开,在无数生命竞相绽放的时节里,柳树以其独特的姿态,诉说着一个古老而深情的故事。悠悠柔柔,灵动婉约。

三月的天空也湛蓝湛蓝的,偶尔漂浮着少许云朵,像面纱一样轻柔。我看见高飞的风筝,在静谧的蓝天里飞翔。

一时分不清哪个是风筝,哪片是云朵。靠阳的几株迎春花冒出了花骨朵,静待一场春雨后竞相绽放。有位哲人说过:“这世界来过,不辜负花开花落,更不辜负这洒满清辉的世界,还有着清清凉凉的一地月光。”将愉悦情绪融入生活,每一天都有好心情。此时,我行走在柔和的春风里,好像闻到了山茶花的味道。白色的山茶花是那样的纯净,澄白,想要热烈的亲吻她,好似亲吻热恋的爱人一般。心情便跟着明亮起来。

这样的日子,调查漫漫,春光淡淡,花朵在慢慢盛开。每一抹春色,都值得我们去追逐!



洛阳牡丹

杨凤兰 摄



竹

白茹娟 摄